



纪先生年逾八十,他曾经是我的邻居、老师、同事、员工和老友,一生忠厚老实,心地善良,从不与人计较(包括他的学生)。喜欢多事的人给他起了个“纪大呆子”的诨名,时常有人当面这样叫,他也不红脸,只是一笑了之,有时淡淡地说一句:“呆子自有呆子福。”他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一辈子。

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纪先生和他的弟弟从县城来到我的家乡插队落户。生产队为他们新盖两间草房,就在我家隔壁,我们成了邻居。

第一次见到他,二十五岁,脑门大片光亮,头发稀少,嘴里镶着一颗金牙,见人满面笑容。我们就这样相识了,对他也逐步有了一些了解:他是“文革”前的高中毕业生,父亲原来是一名教师,不知道怎么就成了“右派”,考大学自然没有了他的份,他们兄弟俩也是作为问题家庭子女插队到农村接受教育和改造的。

我们相处得很好。我的奶奶总觉得他们兄弟俩很可怜,隔三差五给他们送一点吃的,帮助他们做一些家务。他们的父亲不在了,母亲一个人在城里,有时他们上城看望,让我给他们看门。其实看门就是一种习惯,他们家除了生产队配置的桌凳、锅灶、床铺和他们自己带来的一个旧皮箱外,其它什么也没有。

在那个年代,农村师资非常缺乏,教育部门优先从下放知青中招收代课教师。纪先生有幸被选上了,还是当地一所高中学校的英语教师,更巧的是居然我还成了他的学生。现在想想他那时教学实在不容易,学生没有基础又不愿学,而他自己也是被赶鸭子上架,因而难免会出现尴尬。记

每当看见爷爷慈祥的笑容,就会勾起我记忆中那些温暖时光。

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。天还未亮,天边透露出一丝白昼的气息。我隐约感觉到有人走进我的房间,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,悄悄地帮我掖好被,再缓缓地从我身旁走去。“是爷爷!这才几点!难道现在就要下田干活吗?”我猛地坐起身,透过窗户,看见爷爷拿着一把镰刀,径直地走向家门口不远处的稻田。

我迅速穿好衣服,跟上爷爷的脚步。爷爷看我跟上来,赶忙问道:“你咋现在就醒啦?肚子饿不饿呀?”欣喜和担忧瞬间从爷爷的脸上露出来。我摇摇头,指了指爷爷手上的镰刀,好奇地问:“爷爷,你現在就要去干活啦?”爷爷慈祥地笑了,提了提

纪先生其人

□ 陈谷登

得有一次,有一个调皮的学生拿来一个英语单词“simpleton”(呆子的意思),问他怎么读、什么意思。他随即查了英汉词典,但并没有回答,只是说了句:“等你以后学到再说吧。”

后来纪先生成了正式民办教师,也改教数学学科了,被调到所在大队的初中学校任教,我还成了他的同事。他的课讲得很好,大部分学生都爱听,但时不时有调皮的学生故意扰乱课堂秩序。我教语文兼班主任,当他感到棘手时,我会出面帮助协调和处理。

1977年,迟到的高考来了,我俩一起报名参加考试。他没有被录取,但并没有放弃学习,而是通过在职函授途径,很快取得了大专学历。

一晃纪先生都三十多岁了。这时虽然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城,但他还是因为父亲那点事未能如愿,更让人着急的是他还没有谈婚论嫁。这时有好心人给他介绍当地的一位农村姑娘,年轻漂亮,心地善良,但没有上过学,家庭出身也有点问题。他觉得跟自己很般配,没过多长时间就拜堂成亲了。不久纪先生就有了一双儿女,虽然不是招婿,但他搬到岳父家去住了,岳母给他们带孩子。生活的乐趣给纪先生带来了信心和希望,他平时努力工作,假日里帮助妻子做家务、干农活,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国家出台政

策,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可以转为公办教师。这时对于家庭背景的限制已经基本没有了,纪先生是下放知青,年龄较大,工龄相对较长,工作实绩也不错,符合优先转正的条件。办完手续后,纪先生欣喜若狂,他叫来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朋友,在家里做了一桌菜,酒到尽兴时,他声情并茂地感慨道:我们赶上了好时代!

转正以后,纪先生工作更加努力了,不久便获得了中学一级教师资格。但是,他有一个深藏在心底的愿望,那就是能够回城工作,照顾年迈的母亲。这时的我虽然已经担任母校的领导,但没有能力帮他办成这件事,不过我让他调到我们学校来,以后可能还有机会,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一所市属学校。他接受了我的建议,终于又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,继续做他的老师,期间还被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随着教育布局的调整,我们学校被撤并,纪先生已经接近退休年龄,被安排到城郊的一所小学去任教。他也携妻子儿女搬回了老家,圆了自己为老娘养老送终的梦。

现在纪先生已经退休二十多年,看上去头发已经完全没有了,牙也掉了,背也驼了,但仍然显得精神矍铄、笑容可掬。儿孙们都很争气,生活也无忧,但他还是不肯放下那份辛劳。妻子在乡下有块宅基地,他在上面种上瓜果蔬菜,春夏秋冬时常早出晚归,乘坐免费的公交上城下乡,左手一个包,右手一个壶,肩上还背着一个蛇皮袋;我也已经退休多年,有时下乡钓鱼、走走亲友,偶尔在车上或路上遇到他,这时总要寒暄几句,叙叙旧、问问好,我们俨然又成了一对老友。

爷这神奇的魔力深深吸引住了,也想尝试一番,便拿来镰刀,在田里学着他的样儿,手握镰刀,用力一挥。可惜稻子还没有被割下,自己却摔坐在田里,疼得“啊”地大叫。爷爷连忙放下手中的镰刀,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过来,用他那温暖的大手拉起我,满脸慌张地盯着我左看右看。“割到手没?摔到哪了?疼不疼啊?”我无措地摇摇头。爷爷见我没事,轻轻用袖子擦掉我身上的泥土,耐心地指导我:“你看,割稻子时应该这样……”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歌,蓦然回首,爷爷一直伴我成长。看着爷爷辛勤的身影和慈祥的微笑,我仿佛又感受到那份儿时的快乐和美好,感受到爷爷对我浓浓的爱。

指导老师 孙朝霞

虾,把汁水吸了,然后咬虾头,开吃!今天我跟往常一样,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虾身用力一扯,按理虾肉该顺利脱壳了,可这虾尾部的肉太“狡猾”,就是不肯出来。为了节约时间,我干脆连同虾尾的壳一起吞下去,毕竟虾壳里有钙质呢!

徐锦心终于吃完了她那五只虾。你瞧她意犹未尽的样子,竟然把十个指头仔仔细细地吮吸了一遍。这一幕,徐老师估计也看到了,他瞪圆了眼睛,惊掉了下巴,似乎在说这姑娘看来是真爱吃虾。这时,徐老师发现不少孩子餐盘里有没吃的大虾,就提议道:“来来来,你们谁不喜欢吃虾的,就把大虾送给徐锦心吧!让她帮你们代劳!”

一时间,同学们纷纷过来送虾,徐锦心同学两眼放光,开心得不得了。一眨眼的工夫,她餐盘里的虾就堆成了小山。“够了,够了,谢谢大家!”徐锦心同学脸上漾起了幸福的笑容。

指导老师 徐加浩

灵,使我们对生命肃然起敬。

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结识了一位百折不挠的英雄——保尔·柯察金,我仿佛看到了振奋人心的场面:无数苏联青年,怀揣这本书,高呼“为了祖国,前进”……我终于明白了:生命属于每个人,虽然只有一次,但只有把它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——共产主义,这样的人生才会有意义。

孤独时,书是益友;忧闷时,书是敞开的窗户;阴霾时,书是灿烂的阳光……有书真好。

指导老师 赵桂珠

实习感言

□ 申承钰

今年秋学期开学,我便来到家乡的一所初中实习。实习导师对本班学生、对我的要求相当严,秉持着“不能轻易放弃每个学生”的态度,他认为一切教学工作必须精细化、条理化,只有做到严密、精准、细致,才能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关爱和负责,学生同样也会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,正所谓“严师出高徒”。毋庸置疑,导师这样的教学态度是可敬可嘉的,但也让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教学新手压力山大,深感疲惫。

我每天都要在规定时间内,有条不紊地完成听课、批改家庭作业、检查作业订正情况、进行默写、批改默写、检查默写订正情况、备课、上课、评课等任务,而且在此过程中,极易受“角色混乱”的困扰。因为我既要在导师面前努力做态度诚恳、勤奋睿智的好学生,又要在学生面前努力做严惩并用、才学出众的好老师,很多时候,二者会产生许多矛盾。囿于实习老师的身份,我在与学生打交道时,往往拉不下脸面,一如既往温文尔雅,这导致他们对我毫无畏惧,很多时候会有越界行为,同时,这也造成许多教学环节效率低下,而我的工作量也会增大。比如,导师要求学生作业订正必须使用铅笔,我在课堂上认真传达他的意思,结果许多学生把我的话当耳旁风,导师大发雷霆,要求学生将当天作业抄写一遍,交由我批改;我想通过展示自己的学业成就或者与学生推心置腹地谈心,来赢得学生的信服,又担心展示过了头,或是与学生走得过近,会让导师不高兴,可如果像导师那样一味采用“高压管制”的方法,我又感到这和我的性格特征、教育理念都有很大出入。再比如,导师为了更好管理教学秩序,在我上台讲课时,无论是什么课型都要坐在教室的后面,这导致我做任何事都战战兢兢,复习课报听写的词语,声音差点都发不出。

更让人苦恼的是,我发现一线教学的许多做法与在大学里所学有很大出入。我想先采用一种中和的方法,再慢慢在实践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法,并逐渐提高工作效率,既不完全摒弃大学里所学的一套,又能将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,这样就不会让在象牙塔中辛苦营建的理想大厦轰然倒塌,但是导师认为一切都必须服从他的安排,这也让我们的沟通出现困难。在重重围困下,我渐渐迷茫起来,一放学回家就呼呼大睡,完全提不起精神;每次回到学校,看见桌子上厚厚一堆尚未批改的作业,就烦躁不安。曾经我对教育有着无限的向往和热忱,如今却如此迅速地对它“祛魅”,这让我陷入无尽的失落。我不知道实习带给我的“淬炼”,会让我走向何方。

生活剪影

□ 市汪曾祺学校七(9)班 周一超

生活琐碎而平凡,但在这平凡中,却常常上演着不平凡的一幕。

暑假的一个正午,热浪袭来,换谁也不愿意出门。我点了一份外卖,在家中静候。不久,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我起身去开门。“哎呀”,门开了。我看到门口鞋柜上放着一个外卖盒子。“人呢?”我心中疑惑,却见一个向着楼道奔去的身影。她脑后的马尾辫左右摇摆着,肩膀不住地耸动,腰间的衣服颜色明显深一些,显然是被汗浸湿了。我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背影,直至她跑过过道,在转角处消失了。她那脑后摇摆的马尾辫,始终在我的脑海回荡。

寒冬的一个夜晚,伴随着众人的哄笑声,我们从饭店中出来。刚到门外,刺骨的寒风便吹得我打了个寒颤。我扭了扭脖子,把自己包裹在羽绒服里。喝酒的人总是话多,大人们依旧围在一起,满面春风地谈笑着。这时,从路旁走出一个老婆婆,左手拿着一对摇摇鼓,右手抓着一把气球,蹒跚地朝我们这边走来。“小朋友,要买一个玩具回家吗?”那个老婆婆把小鼓在我面前摇了摇,笑着问。我看着她那遍布皱纹的脸,摇了摇头,“不要。”我冷冷地回答道,走到一旁。她随即便走到人群当中,继续叫卖着手中的玩具,“卖玩具啊,卖玩具!”

上学的一个早晨,细雨濛濛。我穿着雨衣,坐在电动车后面。到了校门口,看到前面停着一辆电动车,骑车的老人戴着工地头盔,那头盔细看上去还有两条裂痕;车后座的孩子包裹得只露出个花花绿绿的书包,脚上穿着名牌运动鞋。不知为何,我心里很不舒服。那孩子走下车来,前面的老人拿起一件宽大的雨衣,要披到他身上,可我见他摇了摇头,厌恶地推开。老人没作声,骑上电动车离去了。我望着老人的身影在雨中渐渐渐远。

这几个画面,不过是生活剪影,但透过它们,我体会到了几分悠长的滋味。 指导老师 邹歌

九月,我们迎来了教师节

□ 陈石奇

九月的天空
高洁湛蓝
九月的秋风
清爽惬意
九月的歌声
清脆响亮
九月的硕果
鲜红圆润

九月的花朵
开放鲜艳
九月的禾苗
拔节向上
九月的书声
放飞理想
九月的小鸟
振翅蓝天

九月
你的心
我的心
悠悠寸草心
欲报三春晖

九月
你的手
我的手
书写时代的
诗篇
豪情满怀向
未来

吃虾

□ 市第一小学五(5)班 陈乙晗

今天中午学校食堂吃清水大虾,这可把咱班徐锦心同学乐坏了。

徐锦心从窗口打来午餐,一路上,她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那几只虾。到了餐桌前,她放下餐盘,坐在我的对面。她筷子都没来得及拿,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只虾,小小的眼睛紧紧盯着手中的虾,那专注的神情就像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。她先伸出纤细的手指捏住虾头,轻轻一转,虾头就被拧了下来,眼神里满是对虾肉的期待。一开始,她还小心翼翼地、优雅地吃着虾;后来,她十个指头全都用上了,每剥下一点虾壳,就迅速把虾肉放进嘴里,还呱呱嘴。不一会儿,她的双手就沾满了大虾的汁水。

我吃虾就简单多了,用筷子先夹起

有书真好

□ 市外国语学校 秦昕怡

我喜欢读书,睡觉前总是躺在床上,顺手抽出一本书,在灯光下随意翻阅。我曾顺着鲁迅的墨迹,去聆听那声声呐喊;曾伴着遥远的绝响,去搜寻文明的碎片。书是思想的航船,在时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进。书给予我们的,不是单纯的知识,也不是转瞬即逝的激动,而是生存的自信、做人必备的才智和勇气,并唤醒我们的心